

尚書禮記

浩

欽洪

輔聖麟虞全著

翼聖南池

聖標題張

聖標東閣

聖標壽先

校編

名溪范

翔紫登重訂

惟三月哉生節此洛誥之文民大和會一時民心之勤也
播民和見士于周一時臣心之勤也周公總攝其事亦與
之皆勤大誥治大告諭督治之使民益知所趨事而臣益
知所播民也

周公拜手四節周公遣使告卜而成此復之首節洛邑既
成周公授使者復王之辭

書經卷四

蔡沈集註

洛誥

洛邑既定周公遣使告卜史記
其君臣答問及周公雷洛之事

惟三月哉生魄周公初基作新大邑于東國

洛四方民大和會侯甸男邦采衛百工播民

和見士于周周公咸勤乃洪大誥治

三月周公攝政七年之三月也始生魄十
六日也百工百官也士事也斧斤版築之
事亦甚勞矣而民大和會悉
來赴役即文王子來之意

周公拜手稽首曰朕復子明辟

此下周公授使者告卜之辭也拜手稽首
者遣使之禮也成王命周公往營成周周

魄里也

見朝也

正如弗敢節先敘其作洛之意作洛本以承天休故曰天命基命以始之經營言定命以終之告成言王如弗敢及知是表王退托之心以明已不得不任其責也大相東上正所以任基命定命之責視其何者可爲王城何者河爲下都也作民明辟兼統諸侯撫萬民信

予惟乙卯節正大相東土之事兩卜者蓋基命定命皆出于天故稽之也河朔黎水下補不吉意卜王城於淵瀍之間而龜告吉則天之命我以朝諸侯者於此乎基而自今可定矣卜下都于瀍水之外而龜亦吉則天之命我以撫萬民者於此乎基而自今可定矣圖小乎看一以見其地形一以見其天意所謂復子明辟者如此

公得卜復命于王也謂之子者親之也謂之辟者尊之也

王如弗敢及天基命定命予乃徂保大相東

土其基作民明辟

基命所以成始定命所以成終言成王幼冲退託如不敢及知天之基命定命予乃繼太保而往大相洛邑其庶幾爲王始作民明辟之地也

予惟乙卯朝至于洛師我卜河朔黎水我乃

卜瀍水東瀍水西惟洛食我又卜瀍水東亦

惟洛食俘來以圖及獻卜

洛師猶言京師河朔黎水河北黎水交流之內瀍水東瀍水西王城也朝會之地不

王拜手節成王授使者復公之辭公不敢三句是敘相洛之美意公既定至其貞是敘定洛之美意公其以予句是總承相洛定洛而極其無窮之美意天休是天眷我周朝諸侯撫萬民之休相宅是相王城下都四休謂天眷我周者無窮而我周居洛以配魯之者亦無窮也定王城于澗源定下都于澗水便是定宅卜休指卜兆之美言其貞是敘其告卜之意以我為宗子所以受此命者公為宗臣所以輔此命者以我承事于上公承事於下而二人其當其休也萬億年就規模宏遠上見蓋據卜觀圖而知其用心之深長如此也誨言者公雖告卜而實寓責難之意即教誨所在也

王拜稽首曰公不敢不敬天之休來相宅其舊周匹休公既定宅俾來來視予卜休恒

我二人其貞公其以予萬億年敬天之休

拜手稽首誨言

此王授使者復公之辭而重其禮也言公敬天之休命來相宅為周匹休之地謂卜洛以配周命於無窮也視示也示我以卜之休美而常吉者也二人成王周公也貞猶當也周公宅洛規模宏遠以我萬億年敬天休命故又謝其告卜之誨言

周公曰王肇九節周公逆成王宅洛而詳告以當盡之事也首節洛邑之作將以共祀上下故祀禮在所當先王肇二句重告報祈三意咸秩句正是殷禮

周公曰王肇稱殷禮祀于新邑咸秩無文

此下周公告成王宅洛之事也言王始舉殷盛之禮祀于洛邑皆秩序其所當祭者雖祀典之文所不載而義當祀者亦庶而祭之有告焉有報焉有祈焉始建新都昭假上下告成事也雨暘時若大役以成報神賜也自今以始永奠中土祈鴻休也蓋人主臨鎮新都之始齋祓一心對越天地達此精明之德則格君心萃天下之道莫要於此矣宜周公以為首務也

予齊百工倅從王于周予惟曰庶有事

從王謂將適洛時也庶有事微示其意以待王自教之也

今王即命予茲成王有事于百工也記功宗錄之載籍而褒異于生前也元祀首之朝食而寵榮子身也

今王即命曰記功宗以功作元祀惟命曰汝

大之治也蓋褒賞之命一行怠惰之心或起則前功一墮受命無功而元祀將有不可保者故以此戒之

丕視功節言記功係風化之原不可不慎也丕視功載以播之朝廷勒之宗廟言此句不著力重下句效之而公是推賢讓能之謂效之而私是妬賢嫉能之謂

子節首句戒其徇私之失下示以徇私之害論功行賞始或少出于私而其流弊不可勝言所謂百工效之亦皆私者蓋禁三於未發也

受命無功

功宗功之尊顯者功臣皆祭於大烝而其尊顯者則為之冠周公敎成王卽命曰記功之尊顯者以功作元祀矣又惟命之曰汝功臣受此褒賞之命當益厚輔王室蓋作元祀既以慰答功臣而又勉其左右王室益圖久大之業也

丕視功載乃汝其悉自敎工

功載者記功之載籍也大視功載而無不公則百工效之亦皆公也或出於私則百工效之亦皆私矣其公其私悉自汝敎之也上章結以褒賞功臣故戒之如此

子其朋子其朋其往無若火始燄燄厥

攸灼敘弗其絕

上文言百工之視效如此此言論功行賞
徇私之害其初甚微其終至於不可遏絕
有若火然始雖饒饒尚微而其灼爍將次
第延勢而不可撲滅矣所以嚴其辭而禁
之於未
然也

厥若彝及撫事如景惟以在周工往新邑倅

鄉即有僚明作有功惇大成裕汝永有辭

其順常道及撫國事常如我爲政之時惟
用見在周官勿參以私人往於邑使百工
知上意鄉各就有僚明白奮揚而赴功惇
厚博人以裕俗則王之休聞亦永有辭于
後世
矣

公曰汝惟冲子惟終

厥若彝節洛邑之作本以自時中又故以內治告之彝以
綱常倫理言敷五典和民則所以若之也事以禮樂刑政
言修紀綱振法度所以撫之也周公攝政時管若彝撫事
矣成王宅洛正服行教化修明政事之始則若彝撫事之
責有不在公而在王者故欲其如予如只是照舊做去不
要變更之意非欲其法已也然欲行舊政必須圖任舊人
見在周官蓋嘗與公若彝撫事而立治功存治體者嚮者
若彝撫事之意僚者若彝撫事之職明作二句是伴嚮即
僚之實皆兼若彝撫事言天下之治功成于勤而荒于嬉
天下之治體成於寬而壞於迫也治功不立治體不有其
如上的意與已之職何明作有功是精白一心而必欲常
道之順國事之修也敦大成裕是崇尚忠厚而待夫教之
日順政之自修也汝永有辭后世論若彝撫事者必以王
爲稱首豈特如予已哉
公曰已節是承上起下之辭兼上下文請記功效工固所
當盡而天下之諸侯亦有以統馭之若彝撫事固所當修

之成王當終之也

汝其敬而浴邑之作本以朝諸侯故以統馭告之敬字重
看蓋人心能敬則精而明白然能識諸侯之誠偽矣享多
儀以下足推所以當識之意享多儀句泛論其理儀不及
物以下是極言不誠享之害惟不役志句作過文諸侯之
虧享亦政事之大者舉國無享上之誠則視君上為可輕
等主度為故事而政事之衰傷也必矣不訪享之害如此
人君可不以敬存心而歸之早乎

汝其敬識百辟享亦識其有不享享多儀儀
不及物惟曰不享惟不役志于享凡民惟曰
不享惟事其爽侮

此御諸侯之道也諸侯朝享乎上有誠有
偽惟人君克敬者能識之識其誠於享者
亦識其不誠於享者享不在幣而在於禮
幣有餘而禮不足亦所謂不享也諸侯惟
不用志於享則國人化之亦皆謂上不
必享矣則政事安得不至於差爽僭侮哉

乃惟孺子節浴邑之作本以撫萬民故以教養書之頒朕
旬虛斐民彝即周公所不暇者汝乃是二句戒之之詞篇
敘三句勉之之詞農用八政重民五教武王斐民彝之常
道周公常篤敘之而天下皆肅將祇歡矣故欲其篤敘正
父如予也不廢乃命是服行其政教意汝往敬哉欲其戒

乃惟孺子頒朕不暇聽朕教汝于斐民彝汝
乃是不覆乃時惟不永哉篤敘乃正父罔不

不憂之失而盡篤敘之功也茲予明農則付教養之事於不知矣正委責成王意未二句是期之以效我民洛邑之民教之養之即謂之裕無遠用長是聞教養之風而來歸也至是則乃命不廢而天命亦永矣

若予不敢廢乃命汝往敬哉茲予其明農哉
彼裕我民無遠用長

此教養萬民之道也言成王當頒布我汲汲不暇者聽我教汝所以輔民常性之道汝於是而不勉焉則民彝泯亂而非長久之道矣篤者篤厚而不忘敘者先後而不敢奢言篤敘武王之道無不如我則人不敢廢汝之命矣彼謂洛邑也戾至也言和裕其民則民將無遠而不至也

王若曰公明保予冲子公稱丕顯德以予小子揚文武烈奉答天命和恒四方民居師

公明保予二節是答周公盡心落沃之謂明盡力輔佐之謂保公稱丕顯德直貫至無父皆明保之寔揚文武烈對揚其顯謨承烈而上不忝于祖也應冲子惟終看奉答天命奉答其基命定命而仰不愧於天也應時惟不永看和恒居師善政善教從容不迫而又始終有恒於以使天下之民各得其所俯而不忤于人也應彼裕我民看悖宗二句是厚於報功而明無負於臣也應功宗元祖看咸秩無

此下成王答周公及冏公也與上章參錯相應明顯明之也保保佑之也稱舉也

衆也言周公明保成王舉大明德使其上
之不忝於文武仰不
愧天俯不忤人也

惇宗將禮稱秩元祀咸秩無文

宗功宗之宗
也將大也

惟公德明光于上下勤施于四方旁作穆穆
迺衡不迷文武勤教予冲子夙夜恭祀

惟公德節是留周公公德卽上不顯德明光是光輝發越
勤施是流行不息旁字合上下四方言穆穆卽明光勤施
之德容也過衡和敬流通而迎景運於方隆以上下則天
清地寧以四方則民安物阜也總是以盛德而致太平意
不迷句繫承上三句來無工夫克慎明德而不冒於上下
四方文王所勤之教也不單稱德而重光於上下四方武
王所勤之教也惟公以德致治卽常如咸和永清之日而
不至過佚其光烈矣故曰不迷末句乃倚重之辭默示以
留之之意也

而已此成王示其
所以留之之意也

公功節總承上三節來。契字即前保字。迪字即前明字。合明保明光勤施而言。故曰篤罔不若時。欲其舍明農之志而所以輔我啓我者常如是也。此即顯言以雷之矣。

予小子節直雷其治洛成王退歸周者以祖宗之舊不可廢根本之地不可忘命公後者謂繼其後以治洛也。

四方節我欲雷公後者以公有大功者耳。迪亂即上明光勤施穆穆逕衡意。公之功固尊顯矣。但洛邑初政記功之命雖已形於教詔。功宗之禮尚未見於施行。故矩矱以命寧明禋以休享。所以安定其功者猶缺焉而未舉也。公有當救之功如此。謂宜鎮撫新邑以慰我之雷矣。

迪將節雷公以治洛之事。迪將二句虛誕。保二句其實也。開大雷後之事業而使士師工之圖治于新邑者皆有所監視也。洛邑之民文武所受于天而爲宗周之藩輔者則順常道以師教之撫國事以保安之而常如時敘承清之日使殷民安王畿與之俱安于以翊衛我周室也如是真能啓大其後而士師之所監視者不外是矣。

王曰公功契迪篤罔不若時

言周公之功所以輔我啓我者厚矣。當常如是未可以言去也。

王曰公予小子其退即辟于廟命公後

此下成王命周公雷

後治洛也辟居也

四方迪亂未定于宗禮亦未克救公功

四方開治公之功也未定功宗之禮故未能安定公之功也救功即命寧之謂

迪將其後監我士師工誕保文武受民亂爲

四輔

周公居洛啓大其後使我士師工有所監視大其後而士師之所監視者不外是矣

公定節申上三節公定二句應卽辟于周節肅將二句應
建亂一節公勿替句應廸將一節四方廸亂公之功也肅
將自貌之欽承言祇歡自心之欽悅言于此一去則誕保
無人有以貽朕心之憂矣故曰困康事則誕保受民之事
無數者見得我雖歸周亦不敢以逸自處也公勿替刑者
自始至終勿替其誕保受民之心使士師工永有所監示
也世享者世享誕保之餘澤也如是而后民之祇肅者無
窮予之無數者有慰也何以求去爲哉

周公拜手稽首節是周公許雷承保卽誕保兼師教保安
說弘朕恭者以保民之責雖在於我而保民之本則在於
王凡化今傳後之事宅中圖治之效大其責難之義以告
君也

之四
輔也

王曰公定予往已公功肅將祇歡公無困哉

我惟無數其康事公勿替刑四方其世享

成王欲周公止洛而自歸往宗周言周公
之功人皆肅而將之欽而悅之宜鎮撫洛
邑以慰懾人心毋求去以困我也我惟無
厭其安民之事公勿替所以監我士師工
者四方得以世
世享公之德也

周公拜手稽首曰王命予來承保乃文祖受
命民越乃光烈考武王弘朕恭

此下周公許成王雷洛事也來者來洛邑
也承保答誕保文武受民之言也弘朕恭

孺子節周公以治洛之效望王正弘朕恭之實也恭先分
上是敘治洛之事下是推治洛之效惇典卽率由舊章意
惇殷獻民卽先民時若意亂爲四方新辟承惇典來作周
恭先承惇殷獻來惇典則與治同道足以綱紀四方而爲
新服之明辟矣惇獻則接下思恭足以儀刑百世而爲後
王之倡率矣自時中又二句串說王自時居此洛邑惇典
獻以盡中又之道則善政所敷足以甄陶乎斯世而君子
在位又足以造福乎生靈王圻安天下與之俱安萬邦不
於是而咸休乎惟至於咸休則王道大行治功丕振凡文
之咸和武之大定者益觀厥成矣

予且節周公以治洛之事自效正承休受民之實也篤前
人成烈者承保受民使文武咸和大定之功益光顯而不
墜也此句重看下慰民心倡後臣成君化弘祖德四段皆
根篤成烈來民以望治爲心殷民旣安而天下舉安是答
天下所仰望之心也又以奉命爲言王命誕保而果能誕

者大其責
難之義也

孺子來相宅其大惇典殷獻民亂爲四方新
辟作周恭先曰其自時中又萬邦咸休惟王
有成績。

文獻者爲治之大要言成王當大厚其典
章及殷之獻民新邑致治爲四方新主恭
以接下以恭而倡後王焉公又言其自是
宅中圖治萬邦咸底休美則王其有成績
矣此周公以治洛
之效望之成王也

予且以多子越御事篤前人成烈答其師作
周乎先考朕昭予刑乃單文祖德

新辟之範足以表四方矣文祖常怙冒西土殷民安則修和之德足以冒海隅矣

平來茲殷四節周公既畱洛矣成王歸周遣使慰殷因命寧公至是使者且歸公乃述王慈殷命寧之事并以祭禱責難之辭接諸使者欲其達之王也首節要見得周公述以爲言慈者戒飭之意欲其式化周公之訓也寧者慰勞之意欲其益堅化殷之心也程邈二占是命寧之物明禮休享是命寧之辭皆以事神之禮事公也

予不敢節周公不敢當事神之禮故以之禮於文武重爲王祈福上

言我以多財之方乃治事之目魚尾文武功以答天下之衆也乎先人臣信以事上以信而倡後人也考成也周公與羣臣篤前人成烈者所以成成王之儀刑而殫盡文祖之德也此周公以治洛之事自效也

平來茲殷乃命寧予以秬鬯二卣曰明禮拜手稽首休享

此謹慈殷民而命寧周公也卣中尊也明潔裡敬也以黑黍爲酒人以鬱鬯所以裸也宗廟之禮莫盛於裸曰明禮曰休享者事周公如事神明也

予不敢宿則禮于文王武王

宿進爵也禮祭名周公不敢受此禮而祭於文武也

惠篤敘節祝禱之詞也福莫大於攸好德故曰惠篤敘福
莫大於康寧故曰無有遘自疾患有思若啓行若罔之意
篤敘者篤厚不忘而次第舉行之耳萬年二句分應上二
句惠篤敘是其好德之福止於王之一身也必使子孫厭
飽乃德焉則全萬年之德以爲德而福之所貽者遠矣無
遘疾是康寧之福止於王之一身也必使殷人亦永壽焉
則合天下之安以爲安而福之所及者廣矣蓋子孫者王
之裔嗣殷人者王之受民子孫殷人之福即成王之福也

王俘殷節周公責難成王之辭俘字重看有躬行倡導意
不徒在于謹愆之言詞也承敘是使殷民聽受教條次第
也二句一意觀法即承敘永字即萬年德字即俘字

戊辰王在三節記王祭祀冊詔及公雷洛之始終也次序
當在文祖之下乃成王在洛之時周公許雷王乃以視之
告神而冊命告公者也特以告王記言此則記事故惟字
重周公雷洛成王將歸之時適值冬祭之候故既行祭禮
牛告雷後辭牛二句是盛其禮王命二句是重其事王責

惠篤敘無有遘自疾萬年厭于乃德殷乃引
考

此祭之祝辭周公爲成王禱也惠順也順
篤敘文武之道身其康強子孫萬年厭飽
乃德殷人亦
永壽考也

王俘殷乃承敘萬年其永觀朕子懷德

承聽受也敘敘條次第也王使殷人承敘
萬年其永觀法我孺子而懷其德也蓋遷
洛之民我周任之至於使其承敘
萬年則實繫於王也亦責難之意

戊辰王在新邑癸祭歲文王辟牛一武王辟

牛一王命作冊逸祝冊惟告周公其後王賓

殺禋威格王入太室禋

此下史官記祭祀冊告等事也成王在洛舉烝祭之禮歲云耆歲舉之祭也用特牛者命周公畱後於洛故舉盛禮也逸祝冊者史逸爲祝冊以告神也惟告周公其後者祝冊所載更不他及重其事也王賓助祭諸侯也諸侯以王殺牲禋祭祖廟故咸至也太室清廟中央室也以圭瓚酌秬鬯灌地以降神也

王命周公後作冊逸誥在十有二月

逸誥者史逸誥周公畱洛

也十二月卽戊辰日也

惟周公誕保文武受命惟七年

周公自畱洛之後凡七年而薨史臣於其終計其年者蓋終始公之辭也

王命節以畱後冊誥乎周公如今之誥勅欲其始終夫誕保受民之責也

惟周公節并記周公畱洛之始終以見公之所係者重也

多士

商民遷洛者亦有有位之士故周公洛邑初政以王命總呼多士而

告之

惟三月周公十五節詳革命之公首節敘多士之所由作

惟三月周公初于新邑洛用告商王士

此多士之本序三月成王祀洛次年之三月也周公至洛久矣此言初者始行治洛之事也曰商王士者貴之也

弗弔節正言革命之公喪康與周是革命曰天曰帝正見出于公意

王若曰爾殷遺多士弗弔旻天大降喪于殷

我有周佑命將天明威致王罰勅殷命終于

帝

弗弔歎憫之辭佑命受眷佑之命也終于帝謂勅正殷命而格之以終上帝之事也

肆爾節申言革命之公蓋以國勢言則小大不敵我周固無代取之心以天道言則治亂不侔我周固有得位之理

惟帝節正見革命之公也殷之喪亡固天之不昇矣然何以見之觀於民心之所秉爲而可知也然民之秉爲豈民之離叛哉是卽上天喪殷之命赫然可畏者也

上帝節卽桀之亡以見紂之亡始焉上帝引逸而桀不適其逸終焉惟帝降命而桀弗克庸命此降罰之所以不免也

此推革命之
公以開諭之

肆爾多士非我小國敢弋殷命惟天不界允

罔亂爾我其敢求位

弋言有心於取之也允罔固亂言天信不固殷之亂也

惟帝不界惟我下民秉爲惟天明畏

秉持也言天命之所不與卽民心之所秉爲民心之所秉爲卽天威之所明畏者也反覆天民相因之理以見天之果不外乎民民之果不外乎天也

我聞曰上帝引逸有夏不適逸則惟帝降格

嚮于時夏弗克庸帝大淫泆有辭惟時天罔